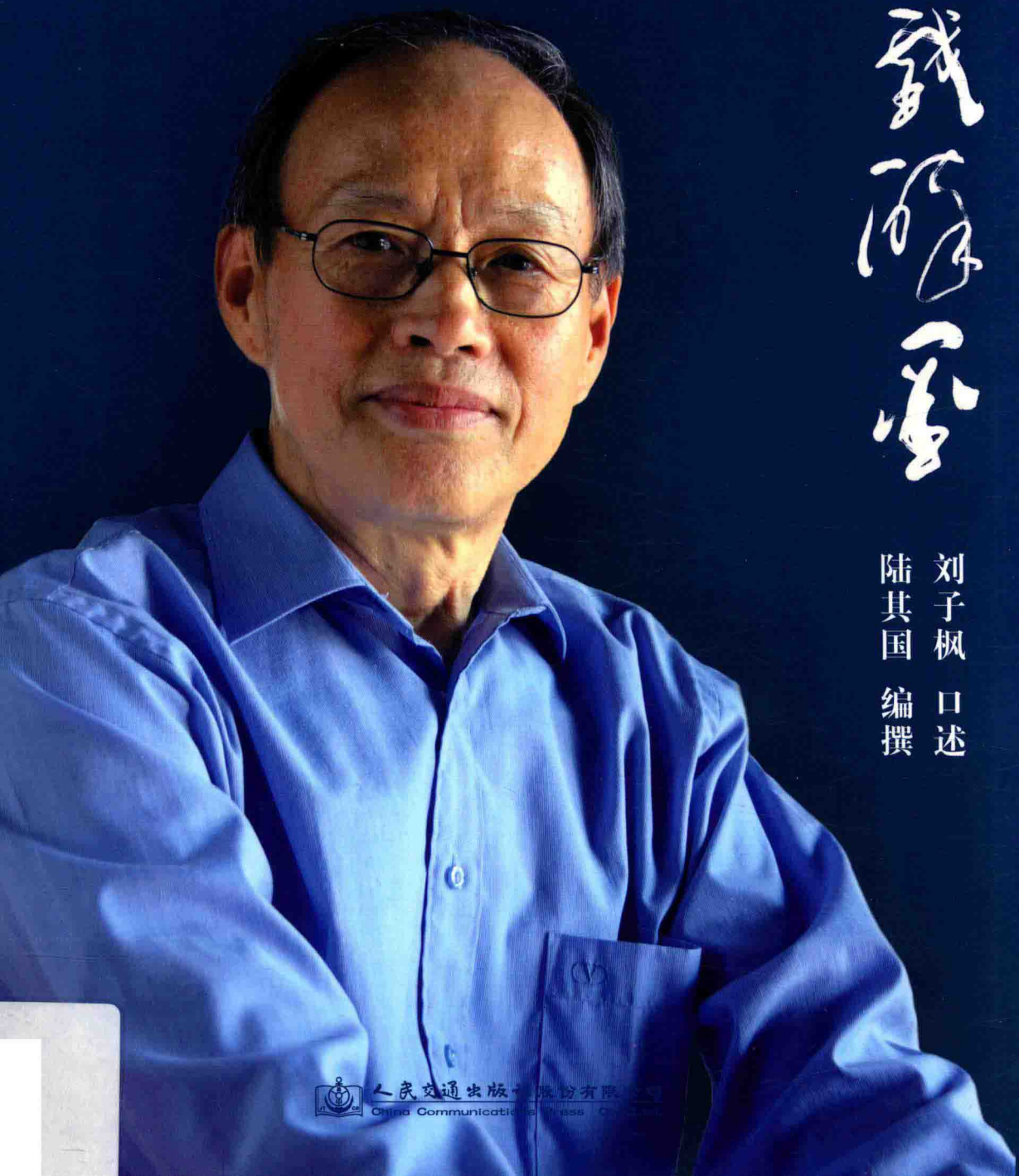


在战时

刘子枫 口述
陆其国 编撰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在线解密

刘子枫 口述
陆其国 编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痴戏醉墨 / 刘子枫口述 ; 陆其国编撰 . —北京 :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2017.3

ISBN 978-7-114-13696-2

I . ①痴… II . ①刘… ②陆… III . ①刘子枫—生平
事迹 IV . ①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8579 号

CHI XI ZUI MO
书 名: 痴戏醉墨

著 作 者: 刘子枫口述; 陆其国编撰

监 制: 邵 江

责任编辑: 吴 迪

营销编辑: 陈力维 刘楚馨 刘 君 童 亮

出版发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ccpress.com.cn>

销售电话: (010) 59757973

总 经 销: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4-13696-2

定 价: 79.80 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演员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国强 朱伽林

副主任委员／张歌 林永健 韩敏 高鸿雁

委员／陈志敏 赵蓬 林春江 邵江

张秀军 王立东 一恩 金晓娟

刘君 吴迪 李华玲 杨森



唐国强

著名表演艺术家

“演员丛书”编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视协艺术家诗书画学会会长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会长

“演员丛书”总序

从1905年第一部无声电影《定军山》至今，中国的电影艺术走过了111个春秋。与之相比，电视剧要年轻一些，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开始，到今天也有59年的历史了。百余年的时光里，大浪淘沙，谢添、赵丹、张平、张瑞芳、陈强、白杨、孙道临等众多演员将名字镌刻在银幕上。历史中，他们汇聚起一条光辉灿烂的星河，在时光流转中照亮了中国影视艺术的天空，并以璀璨夺目的壮美吸引着、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视人汇入这条长河中。他们努力着，骄傲着，燃烧着，以自己的一抹华彩，让中国影视艺术更加绚烂。

如何让每一代年轻人都能欣赏到这条星河的美景，让他们记住，让他们神往，让他们树立起艺术人生的标杆，让千百万有着演员梦的人向着艺术家的方向去努力，去奋进。诚然，观看这些著名演员的代表作品是绝好的途径，但是，影视作品中所见的大都是他们的艺术光辉，若想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代代影视人的人生经历、艺术理念、创作观点以及不懈奋斗的心路历程，阅读他们的传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我国影视行业以每年200多部电影，17 000余集电视剧的速度蓬勃发展，因而聚集了众多从事表演工作的演员。我作为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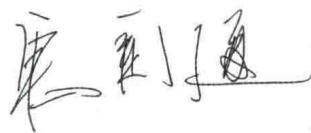
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的会长，一直有个心愿和计划：希望为当今德艺双馨的影视表演艺术家、演员作传，形成一套“演员丛书”。用榜样的力量端正广大演员的创作态度，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文艺力量，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同时，由演员亲自撰写或口述的传记，将成为他们艺术人生的最真实记录，更是中国影视艺术的宝贵财富。

2014年3月，这一计划得到人民交通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首批艺术家传记工程得以有序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在此，我代表演员委员会对人民交通出版社和社长朱伽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演员这个职业，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学习，不断切身去感受和领悟不同艺术门类的特点和精髓，从而在饰演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角色时，准确把握人物特点，真实地展现人物，赋予角色以深厚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因而我们“演员丛书”的立传人选都是在艺术上博学通达、孜孜以求的表演艺术家。今年推出的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刘子枫老师就是这样的代表。他怀有一颗诚挚的崇尚艺术的心灵，在影视、话剧、书法、绘画和根雕等多个艺术领域里都有着非凡的建树。刘子枫老师的表演真挚自然，凝练厚重；他的书法遒劲飘逸，根雕惟妙传神；他的绘画布局独到巧妙，笔墨浓淡相宜，是影视界名副其实的全才艺术家。我与刘子枫老师曾在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中合作，他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和艺术追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刘子枫老师为人率真、乐观、幽默、热忱，是影视界中令人尊敬

的前辈和人生的好榜样。相信他的传记不但会给影视表演从业者以启迪，还能给欣赏和喜爱他的影迷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正能量。

太平世界，因人物而繁盛。让中国影视的星空永亮，正是所有艺术家、演员、“演员丛书”的作者以及关心和支持本套丛书的社会各界朋友的共同心愿。让我们见贤思齐，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不断修为，不断前行！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张利军' (Zhang Lijun),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at the end.

2016年5月于北京



刘翼达

光明日报“光明网”专栏作者

被评为“光明网 2013 年十大杰出评论员”

“光明网 2014 年十大资深评论员”（榜首）

“光明网 2015 年十大资深评论员”

九三学社中央智库研究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上海采风》杂志主编、编审

供职于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版有：《家庭启示录》《挂满鲜花的小屋》《无所不侃》

《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等十余种著作

序言 亦师亦兄刘子枫

凡是到过我办公室的人，都会留意到墙上挂着的醒目书法作品。那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刘子枫的墨宝，书曰“山静松声远，秋清泉气香”，此乃中唐著名宰相令狐楚的名句。这幅行草书法遒劲飘逸、浓淡相宜、疏密有致、布局精巧，仿若可闻松涛阵阵，可见溪水潺潺，真佳作也。说起来，这要归功于刘子枫的“善解人意”——那天他到我办公室小坐，环顾四周，发现我身后的“主要墙面”竟然空白，便自告奋勇“补壁”。我还以为乃客套之词，也未放在心上，岂料几天之后，他居然雷厉风行赐下墨宝，不但尺寸合适，其诗句更为沉闷的空间带来绿色意境，沁人肺腑……知我者，子枫也。

回溯一下：因了当年的《黑炮事件》，我在银幕上认识了子枫老师。没有料到的是，几十年后，我在银幕下和子枫老师频频交往，结成了亦师亦兄的忘年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按照很多人的审美观，总觉得一部电影的男主角，理应符合心目中“英雄人物”的形象，比如赵丹、王心刚、杨在葆、达式常……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部《黑炮事件》的男主角，戴着一副土土的黑框眼镜，毫无英雄气概，倒更像个受气包。可是影片以极强的思想性征服了电影观众和专家评委，结果在1986年

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中，“最佳男主角”的桂冠给了“其貌不扬”的该片男主角刘子枫。折桂金鸡奖是很大的荣耀，至今的上海演员中，似乎还没有谁“再续辉煌”，可见“影帝”之不易获得。

我之所以酷爱这部影片，很大的原因是其“思想核心”的与众不同。当然首先得归功于张贤亮的原作《浪漫的黑炮》，它将“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年代的荒诞故事，讲述得真实而触目惊心：酷爱象棋的工程师赵书信，因为寻找一枚丢失的黑炮棋子，给旅馆发了一封电报“丢失黑炮 301 找赵”，从而因“敏感词”引起有关部门警惕，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当一切真相大白时，“WD 工程”的最后安装已经因他的缺位而出了大事故，国家损失严重。影片的结尾意味深长——邮电局送来赵书信的一个邮包，“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周书记等人秘密将它打开，望着盒中仅有的一只黑炮棋子，周书记在恍然大悟后还埋怨赵工：一副象棋才值几个钱，为什么你要花一块多钱电报费，去寻找一个不值钱的棋子呢？赵书信吃惊而又不解地问：难道发电报我都不能做主……

这样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三十几年前，但是拿到现在来看，并不过时。关于对知识分子信任，关于对人才工作权利的粗暴剥夺……风格鲜明的现实主义“主流电影”，是当年的银幕主旋律。反观今日银幕，接地气而充满反思的现实主义力作，十分匮乏，不免引为一憾。由是观之，刘子枫主演的《黑炮事件》，已然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佳作。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子枫老矣！但是他的心不老，他的艺术追求和生活热情依然旺盛。在我熟识他之后，他就塑造了不少屏幕形象，比如在电视剧《楚汉传奇》中饰演刘邦他爹刘太公，着

墨不多却卓然出众；比如在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中饰演齐白石，和“毛泽东专业户”唐国强大演对手戏……不过于我而言，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在细枝末节、点点滴滴之中。

记得那年我和子枫兄一起参加上海文艺家汶川震后慰问团。同为团员，一路上接触颇多，无话不谈及至相谈甚欢。某日寂寂旅途的大巴上，我邀同行的艺术家聊聊灾区之行的初步感受，以便择选于我所主编的文联会刊上。没想到，大伙竟然踊跃发言，有的说着说着还泪湿眼眶。也难怪这些爱动感情的艺术家——此番的汶川之行，当地宣传部门做了一个极其人性化的安排：让每个队员“采访”一家受灾户，亲耳聆听灾民的遭遇和感受。刘子枫被安排采访映秀镇的中年汉子老董，地震中他的大女儿和小儿子都死了，只有他们夫妻俩活了下来……在车上，刘子枫动情地详述起这次采访。

他说，起初有点害怕揭开当事人的伤疤，谁知老董谈起当时的情况，竟然显得十分淡然：“地震时我的两个孩子还在学校，我先急忙往我儿子的小学跑，那里已成一片废墟，我儿子和他的同学都被埋在下面无人生还。来不及多想，我又转身向我女儿的中学跑，她是高三学生。半路上熟人告诉我他看见过我女儿，我满怀希望跑得更欢了。可是在她的学校没找到她，又有人说她可能被送到医院了，我又满怀希望地到映秀各个医院去找，没有！又跑到汶川的医院去找，没有！最后又跑到成都找，正因为有人说‘见过她’，这句话支持我找遍了所有医院，仍没找到女儿。当我再回到映秀，她的老师让我不要再找了，说女儿已经死了。当时我就像突然遭到雷击一样，一下子就瘫软了，坐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这时才发现脚上的鞋什么时候跑丢的都不知道，只见两脚脚底都是血泡，才感

觉到刺心的疼……家被毁了，儿女死了，眼前全是惨象，真的不想活啦。从垃圾堆里找了三个盘子两个碗用来吃饭，过了今天还不知明天怎么过……”

刘子枫说，老董在讲述中，一点没有低沉悲惨的表情和语气，完全不像影视剧中表演悲哀时那副概念化的腔调，令我钦佩！正说着话，只见老董眼睛一亮，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从远处走来。老董说那是他老婆，抱的是他女儿，才一岁多。说着，嘴角上挂起了笑容……现在他们住在临街的三层新房里，有一百多平米，并经营着底层的小杂货铺。因为没了土地，又没地方养猪和鸡，再加上孩子小，他不能外出打工，生意也不好做，相比之下生活比以前紧了点。但是当看到老婆怀里的女儿，他脸上流露出的，是那股发自内心的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由是，刘子枫感叹道：人在灾难面前是脆弱的，但也是坚强的！

子枫兄的叙述非常生动，末了还朗诵了一首诗，赢得交口称赞。回到上海后，他很快寄来了名曰《活着真好》的短文，我把它与其他艺术家的文章一起，汇成了一组“汶川纪行”的心得。他的文章既有文采又有激情，由此让我对他的文学水平刮目相看，便撺掇他经常为我刊赐稿。不多日，他又写来一稿，题为《瑞芳老师的开怀大笑》，并配上了一张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仰天大笑的照片。那是怎样的笑容啊，开朗、爽朗、放松、阳光、无拘无束、肆意挥洒，极富感染力……我问子枫兄，怎么拍到的？我看过瑞芳老师的很多照片，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如此放肆地大笑。他说，那是他某一天上门拜访他太太孟晓蓉抓拍的。呵呵，真是不可多得啊！由此我灵机一动：何妨将这类表现著名艺术家“难得风采”的照片专门开个专栏，亦照亦文，肯定受欢迎。于是我就将子枫兄的这篇文章作为

《立此存照》的开篇，并撰“开栏语”如下：《立此存照》栏日本期开张，此栏目重在其“照”——凡有关文艺名家的精彩瞬间，哪怕是久远的旧照，本刊均热烈欢迎……果不其然，此栏目开辟之后，随着一批珍贵的艺术家生活照陆续亮相，成为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说起来，还是发轫于子枫兄的贡献。

接下去的接触就愈加地频繁起来，无论是从文联出发去看戏（他是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评委，要看无数的戏），还是到文联附近的华山医院、华东医院来抓药，只要得空，他便会到我办公室闲聊一阵，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每每于会心处相视一笑，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同时了解了超然物外的品性。其中他所描绘的一个细节最能概括其品性：话说曾有一阵，单位同事撺掇他去竞争领导岗位，他再三“拜谢”，拜托好心人不要“害”他。他说自己乃性情中人，学不会那种圆滑处世、察言观色的本事，弄得不好，官没当好，艺术家都当不成了，真就成了不伦不类。描绘时，还忍不住“再现”鞠躬作揖的镜头，令人哑然失笑。确乎如此，子枫兄淡泊平和，耻言功利，而只要一说到演戏拍电影，便两眼放光，非凡见解频从口出，尤其说到某个角色，他立马从一个有点瘦弱的平凡老者，变成浑身有戏的老戏骨。

偶尔，我们也会相对而坐陷于沉默。当说到某个伤感话题时，彼此情感与共泪湿双眼，于是在心心相印中归于缄默。比如一次说到老父老母时，我问子枫兄，你老父老母如何看待你得“金鸡奖”一事？他沉吟片刻，喟叹道：假如那时老母亲还活着，肯定弄不清“金鸡奖”有什么“含金量”，她活着的时候，老问我一些生存的基本问题，她只关心儿子要安全健康地好好活着……对于父母，我觉得自己不孝啊！说到这里，他努力克制住眼中的泪水，但还是垂

下头去哽咽。这种时候，我也会产生类似的感受，深感父母健在时未能更好尽孝是人生的最大遗憾。相对无言可能是话不投机的阻隔，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当彼此能够享受这种“无言”境界时，这份友情就有质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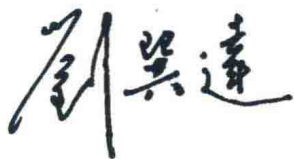
由于他和我大哥同岁，所以我“子枫师”“子枫兄”地乱叫，他也不以为忤。“亦师亦兄”，应是比较准确的概括。由于志同道合，特能聊到一块去，两家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我家楼下有个艾米影院，经常放映艺术影片，有时我会请子枫兄同来观赏；有人给子枫兄送茶叶送甲鱼，他也会记得给我留一份：那次我到他家聊天，携回的两只大甲鱼吃得我精力旺旺，大补特补……虽是生活小事，但点点滴滴的温馨积累起来，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日深。

子枫兄的平易近人有口皆碑，哪怕见了我的小辈属下，他都是谦恭有礼，礼数周到，小伙伴们也就特别热爱他。有一次操办我的新书签售会，小伙伴们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而子枫兄也闻讯特意赶来站台，他拿着我的书与前来捧场的读者朗声交流，笑言是我新书的形象代言人。有他这样的明星人物出场，这场新书签售会显得异常热闹，读者们先是在长条桌前排队让我签名，转而又拿着书围着子枫兄签名，顺便还频频合影，散去时，个个大呼“超值享受”。

说到书，遂说到“写序”这件事。子枫兄要出版他的自传《痴戏醉墨》，按例作序者多为德高望重之人，或“高于作者”的名流贤达。子枫兄是“大名人”，但若有“更大的名人”捧场站台，自然容易让该书增光添彩。我为他掐指数人，明示某某某某皆为合适人选。而且，他们均与子枫兄有过交集，只要开口，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可是子枫兄居然“别出心裁”地“下求”于我，其谓曰：我

都快八旬了，你让这些比我年纪还大的老艺术家写序，岂不给人折寿？老艺术家基本和我一个德性，要么不答应，答应了必认真对待。这下可好，一本十多万字的书，人家必须全部啃完，然后还要字斟句酌地形成文字。谁欠你了？这个口我绝对开不出。再说了，如果人家和你交往不深，哪怕彼此惺惺相惜，也就只能写几句客套之语、敷衍之词，读者看了会很受用吗？咱们能不能免俗一下，就你这个老弟给我写序，说好说孬，悉听尊便。不管你把我写成啥样，我绝不会提什么“修改意见”。再说你作家、教授、批评家头衔一大堆，不也是文化名人吗……

我连忙把他打住：折煞我也！但是看他那股真诚执着的劲儿，又非纯粹的客套谦虚，不免转念一想：假如将心比心，站在他的角度着想，是不是其顾虑亦有道理？再说，读者真正在乎的，也许并非谁的名头大，而是看谁言之有物。这么一“换位思考”，我就渐渐被他说服，也不管是否有僭越之嫌，贸然然答应写点文字。其实“序”也好“跋”也罢，只是个形式，既然这是个机会，不妨抓住，然后粗粗勾勒几笔，速写几段亦师亦兄、情同手足的关系。若不是受字数限制，我想写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那些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火花四溅的思考话题，草创构思的话剧剧本，整装待发的远足旅行……一旦铺陈开来，刹不住车了。好在序跋之类亦无一定之规，只要子枫兄不嫌弃，就算勉强交了一份答卷吧。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刘' (Liu) and '兴' (Xing), written in a cursive, expressive style.

2016年8月7日

我喜欢中庸：越规之事不干，伤情之话不说，无信之徒不交。可以大江东去，轰轰烈烈，也可小桥流水、平平淡淡。但是在艺术中，我却喜欢白日做梦、奇思异想、不太安分。『随时代不跟人后，抒情怀何拘戒规』，是我撰写的一枚闲章，很能表达我艺术创作的心路。一旦接手角色，就像鬼魂附体，吃饭走路睡觉都会想着我将扮演的『这一个』，生怕呈现给观众的艺术形象平庸、俗气。

